



新地理知識叢書

淮河流域

陳橋驛編著



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

新地理知識叢書

新地理知識叢書
淮 河 流 域

陳橋驛 著

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

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

書號：145 · 開本：1/32 · 面數：118 · 版次：3

淮 河 流 域

著 者： 陳 橋 驛

出版者： 泰 明 出 版 社
上海山西南路10弄3號

發行者： 通 聯 書 店
上海山東中路128弄

印刷者： 利 明 印 刷 廠
上海江寧路1080弄71號

1952年12月3版 印數：6001-11000冊 定價：4800元

前言

解放以來，到處傳播着大家興奮的消息，滿眼洋溢着使人們熱愛的事物。在興奮和熱愛的深處，誰都會有願望表達他這一分興奮和熱愛的情緒的。因此，在著者的能力和業務範圍之內，就選擇了淮河這樣一條偉大的河流，報導給讀者們。除了著者個人可以在這裏表達一點對於祖國的熱愛以外，可能也帶給對祖國前途滿懷熱愛和信心的讀者們一點鼓舞和興奮。

淮河是一條千瘡百孔的河流，淮河流域是一塊多災多難的地方。特別是在這七個多世紀以來，這裏已經成爲一塊「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嚴重災區。歷代反動統治者，他們曾經鬧出很多「導淮」的空頭支票，擬訂了一大堆紙上談兵的「導淮」計劃。但是他們實際上的行動，却是不斷地糟塌淮河和重重地壓迫和剝削淮河流域的人民。自從一一九四年的統治者放任黃河衝入淮河以後，歷代反動統治者，以各種不同的方式，替淮河招致了各種不同的災難。歷史證明了，反動的統治一天不結束，淮河的災難也一天不會結束。因此，今天我們的治淮工程，是一項扭轉淮河歷史的偉大工程。從兩年來治淮工程的成就中，可以證實，淮河的歷史，已經開始被我們扭轉了過來。

歷代反動統治者，他們一方面恣意糟塌淮河，另一方面却作賊心虛地竭力要推卸他們的責任。除了編造一套封建迷信的鬼話來欺騙和麻痹人民以外，他們更不遺餘力地把「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毒素，灌輸到大家腦子裏去。他們通過這門反動的偽科學，想盡方法，來說明淮河的災難，是決定於淮河的地理環境的。但是到現在，已經誰都明白，地理環境是完全可以克服和改造的。事實說明，在今天淮河上流的山谷水庫，中流的湖泊蓄洪，下流的河湖分流和灌溉總渠等偉大建設，都是兩年前的地圖上所沒有的。因此，修治淮河也就是改變淮河地理環境的一個過程。兩年來移山搬水的治淮工程，就充

分證明：我們已經初步改變了淮河流域的地理環境了。

偉大的治淮工程，不但從此結束了淮河流域人民的苦難生活，給他們帶來了美麗豐富的遠景。而且，在解放後短短的三年中，我們一面在朝鮮戰場上擊敗了美帝國主義的瘋狂進攻，一面却又能進行這樣在中國史無前例的偉大工程。這就說明了我們這個政治制度的優越完美。因此，偉大的治淮工程，對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來說，除了給他們一個莫大的鼓舞以外，更將是世界和平事業必然勝利的有力證明。

這樣，扭轉了淮河的歷史，改變了淮河的地理，替淮河流域的人民帶來了美麗豐富的遠景；並且更向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了和平事業必勝的證明。這就是治淮工程的偉大意義。也就在這樣重大意義的鼓舞之下，著者寫作了本書，而且更希望將這一偉大的鼓舞帶給讀者們。

本書的內容，主要分成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淮河流域的過去；第二部份是淮河流域的現在和未來。在第一部份裏，除了從歷史上和地理上說明淮河流域的情況以外，更着重地指出了歷代反動統治者，特別是罪大惡極的反革命戰犯蔣介石在淮河流域的罪行。並且戳穿了他們這一夥欺騙人民的連篇鬼話。在第二部份裏，一方面說明了淮河的整個修治計劃和介紹了兩年來治淮工程的進行情況，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兩年來治淮工程的卓越成就和淮河流域的美麗遠景。但是著者的能力有限，見聞不多，因此這裏面，一定會有一些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們多多指出批評。

另外，由於本書的主要對象是中學生和相當於中學程度的青年。因此，在寫作的方式上，著者會努力避免一些純理論的敘述和大篇資料數字的堆砌，希望能將本書寫得更輕鬆、通俗一點。當然，就作者的能力來說，這樣的意圖，恐怕還是難以完成的。因此，在這一方面，作者也誠懇地等待着讀者們的意見。

著者一九五二年九月

目次

- 第一章 戳穿反動統治者的鬼話……………一
- 第二章 古今戰場……………七
- 第三章 淮河本支流……………一四
- 第四章 淮河爲什麼鬧災……………二一
- 第五章 反動統治者也能「治淮」嗎……………二七
- 第六章 蔣介石在淮河流域的血債……………三四
- 第七章 淮河流域的地理環境……………四一
- 第八章 一九五〇年的大水災……………四八

第九章	怎樣根治淮河	五四
第十章	治淮兩年	六一
第十一章	湖泊蓄洪——潤河集分水閘	六八
第十二章	山谷水庫	七五
第十三章	河湖分流和蘇北灌溉總渠	八四
第十四章	移山搬水的導洩整沂工程	九二
第十五章	戰鬥在淮河流域	九八
第十六章	美麗的遠景	一〇七

第一章 戳穿反動統治者的鬼話

翻開地圖來看，在江蘇和安徽兩省的交界上，有一個大湖，叫做洪澤湖。

說到湖，大家想來總以為這是一件好東西。洞庭湖、鄱陽湖、太湖，都是平原沃野，魚米之鄉；杭州的西湖，南京的玄武湖，北京的三海，那更是波光水色，是有名的風景區。洪澤湖也是個大湖，比洞庭湖、鄱陽湖小不了好多，四週也是平原，土地也很肥美。但是大家卻從來不曾談起過它的好處，尤其是住在湖邊的人民，多少年來常常爲了湖水担憂。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洪澤湖沒有太湖、西湖那樣的安穩，時常要鬧亂子，人民也就時常要吃它的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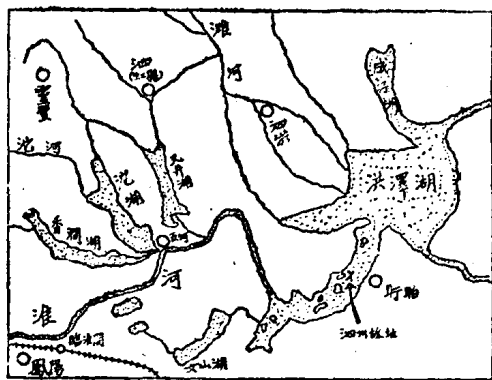
在洪澤湖西面的安徽省（皖北）地圖上，我們又可以找到一個泗縣。（在泗洪縣以西，靈璧縣以東。）泗縣在滿清時代叫做泗州府，但是熟悉掌故的人說，這裏本來是虹縣，泗州城不在這裏。那末泗州城到底在那裏？是不是還能在地圖上找到呢？地圖上是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泗州城的，那除非去問洪澤湖！原來泗州城不在別處，正在洪澤湖的底裏。

公元一六八〇年（康熙十九年），洪澤湖又出事了，這是許多次中的一次，但是這一次，事情鬧得特別大，湖水滿上岸來，到處亂闖，泗州城就在那時沉到湖底裏去了，還有淮河邊上的洪澤村，也同時葬入魚腹。洪澤村附近

近原來有許多小湖，這一次都被大水聯貫起來，因此洪澤湖就大大地擴展，成爲一個二千四百多平方公里的大湖了。泗州城沉到湖底裏去以後，泗州府只好搬到西北面的虹縣縣城裏去，這就是現在地圖上的泗縣。

泗州城是怎樣沉到湖底裏去的呢？下面是一個在民間流傳着的故事。

據說有一天，泗州城裏一口井邊，有一個老婦人在那裏打水。打滿了一担，正坐在井旁休息的時候，對面來了一個騎驢的老頭子，老頭子也到了井邊，跨下驢子，向老婦人要水飲驢。老婦人答應了，他，老頭子的驢子就開始在桶裏豪飲起來。起初，老婦人以爲一條驢子喝不



第一圖 洪澤湖附近

3

了多少水，但是事情出乎意料，這條驢子很快地喝完了一桶，而且開始喝第二桶了。不久，第二桶也快被喝完，只剩桶底裏一滴一滴了。這一下老婦人發了急，趕緊站了起來，一手拉開驢頭，另一隻手把桶底裏那一滴滴水倒了出來。說也奇怪，這麼一滴一滴驢子喝剩了的水，倒出外面，就立刻泛濫起來，一霎時瀾漫全城，泗州城就這樣淹到水底裏去了。

故事的結論說，老婦人是龍王爺爺的化身，因為世上的人心太壞了，玉皇大帝要海龍王放大水來收拾天下。要不是那個騎驢的神仙張果老來幫一幫忙，事情可就不得了。因為一滴滴水就淹沒了一個泗州城，要把那一担水完全倒出來，那末，整個中國還不都完了蛋！神仙張果老救了天下，卻救不了一個泗州城，這也是天數。

這個故事告訴大家什麼呢？首先要大家曉得，「世道日非，人心太壞」，是一切災難的根本原因。其次，張果老尙且救不了泗州城的浩劫，因此，這樣的大難，當然不是人力所能挽救的了！那一定是泗州城裏「人心太壞」的緣故。

這樣的故事真是太荒唐了，壞人多了，上天就會降下災難嗎？災難來了，犧牲的又會全是壞人嗎？就拿洪澤湖發大水的事來說吧，泗州城淹到湖底裏去，受難的究竟是那些人呢？當時中國頂大的一批壞蛋，包括封建頭子的滿清皇帝和那些大官僚、大地主們，他

們都安安穩穩地坐在朝廷裏享福，就是多淹沒幾個泗州城也淹不到他們。即使本來住在泗州城裏的那些小官僚、小地主們吧，大水也是淹不到他們的。他們有錢有勢，大水一到，他們就坐上船逃走了。真正被淹死了的，只有那些善良的農民們，他們被淹到湖裏去，卻還要頂一個「人心太壞」的罪名，這真是荒謬絕倫的事！

非常明顯，像這樣一類的事情，都是過去的反動統治階級捏造出來的。他們對人民橫征暴斂，剝削掠奪，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對於人民的福利安全，他們卻是完全不管的，他們從來不想法子防止災害，等到災害來了，就造出一套鬼話來哄騙人民，麻痹人民，把他們自己的責任推得乾乾淨淨。他們自己才是壞透良心的東西，卻偏偏反咬人家一口，說是「人心太壞」，真是豈有此理！

歷來反動統治階級捏造出來欺騙人民的鬼話，還多得很呢。

洪澤湖西面，另外還有個鳳陽縣（在蚌埠東面）。說到鳳陽，大家頂熟悉的，不但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而且「鳳陽花鼓」一直也是大江南北很流行的曲調兒。鳳陽在淮河以南，沃野千里，土地肥美，應該是塊好地方。但是鳳陽人民多少年來一直卻是過着痛苦的生活，許多人被逼着離開家鄉，靠着跑江湖、打花鼓爲生，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鳳

陽花鼓詞說：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這裏，告訴大家，鳳陽鬧災荒，是因為出了一個皇帝的緣故。

這又是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套鬼話。他們說，一個人有多少福氣，是生來就註定了的，地主老爺們因為命裏註定有好福氣，所以才可以不勞而獲地享一輩子福。窮苦人也是命裏註定的，所以勞碌一世，受苦受難也是活該。一塊地方正和一個人一樣，像鳳陽這樣的小縣份，因為出了皇帝，把福氣享盡了，剩下來的就都是災難。因此，鳳陽人民吃苦受罪，都是命中註定的事，怪不得誰。

在反動統治者的欺騙蒙蔽下，過去有許多人相信了這套鬼話，因此這些鬼話才能一直流傳開來。現在，反動統治階級已被推翻，這些欺騙人民的鬼話，也就被大家戳穿，再也沒有人相信這一套了。

戳穿了反動統治者的鬼話，然後就得再檢查一下，到底泗州城是怎樣被淹下去的，鳳陽為什麼弄得「十年倒有九年荒」？關於這些問題，過去反動統治階級費盡心計，掉了這麼多的槍花，其實原因卻很簡單，頂主要的，就是過去的反動統治者沒有把淮河水利

修好的緣故。

淮河是怎樣的一條河流呢？淮河的水利又是怎樣一回事呢？本書主要的就是談這些問題，下面便要原原本本地告訴大家。

第二章 古今戰場

淮河是一條大河，淮河流域是一塊可愛的地方，在歷史上，它是有着燦爛的光輝的。中國歷史上有一段混亂的時期，那便是五胡十六國時代。這時，北方有五種外族（匈奴、鮮卑、羯、氐、羌），先後侵入中原，建立了國家。公元三百五十一年起，五胡中的氐族人在北方建立了一個大國，叫做前秦。到了公元三百八十三年，前秦的皇帝苻堅是一個相當能幹和懷有侵略野心的人物，他建立了一支九十萬人的軍隊，預備向偏安在南方的東晉進攻。軍隊由苻堅的弟弟苻融做先鋒，浩浩蕩蕩地南下。這支百萬大軍，說起來真也威風，行軍道上，從最頭上的先鋒部隊起到頂末了的殿後部隊止，竟有一千里之長。這樣一直開到淮河一帶，攻陷了這一帶的大城壽春（現在皖北的壽縣）。

東晉是一個很弱小的朝代，當時在那邊一帶準備抵抗的軍隊，總共只有水陸軍八萬人。雖然官兵們都覺得異族侵凌，危機嚴重；莫不抱着敵愾同仇的心理，準備痛打一仗。但是數字的距離到底太大了，因此當時統率軍隊的將領謝石、謝玄等，就在離壽春二十

幾里的地方停下兵馬，不敢迅速前進，因為誰都看得出來，衆寡如此懸殊，這一仗是相當冒險的。

晉兵遲疑不進，在苻堅看來，無疑地就是怯敵，這是一個招降的好機會，因此他馬上派遣他的尙書朱序到謝石軍營裏來游說誘降。朱序雖然是苻堅的尙書，但是他卻是一個有民族意識的漢人，因此他不但沒有引誘謝石投降，而且還偷偷地告訴謝石：「秦兵正在陸續不斷地開到，如果等他們的百萬大軍來齊了，晉兵還是他們的對手嗎？應該掌握時機，用突擊方式打敗他們的先鋒，削弱他們的士氣，這樣才可以擊潰他們的大軍。」謝石他們接受了朱序的意見，因此就展開了大戰前的序幕戰役——洛澗之戰。當然，這還不過是前哨戰而已。

洛澗在定遠西北，這裏有一條洛澗水，是淮河的一條小支流，苻堅的軍隊已經佔領了那個地方。爲了打擊敵人的先鋒，東晉的勇將劉牢之，帶了五千精兵去反攻這個據點。他們勇敢地衝過洛澗水，把苻堅的軍隊打得潰不成軍，紛紛地渡過淮河北逃。這一役，除了殺敵一萬五千人以外，還擊斃了苻堅的守將梁成。

這一次前哨戰的勝利，的確給東晉的官兵們帶來了莫大的鼓舞；同時，對驕氣凌人

的苻堅和他的官兵來說，也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使他們感覺到，這場戰爭並沒有如他們想像的那樣順利。

有一天，苻堅和他的弟弟苻融在壽春城上遠望，看到城外嚴整的東晉兵營，思想上相當波動，在慌亂的心境下，苻堅竟把八公山上的草木也看成爲東晉的部隊了。因此他就很不自在地和苻融說：「這樣強大的敵人，爲什麼以前許多人都說他們弱小呢？」

現在，兩軍的主力在淮河的另外一條支流淝河（發源於合肥以西，在壽春附近流入淮河）兩岸對峙起來了。

謝玄派人告訴苻堅，希望他的軍隊能從河岸略爲後撤一點，因爲這樣晉軍才能渡過河來，和他們作一決戰。

苻堅的將領們不同意這個辦法，他們一致認爲，敵寡我衆，守住河岸即可保萬全，何必撤退；但是苻堅和他弟弟卻同意謝玄的要求，願意將部隊後撤。因爲他們有另外一套更聰明的想法，認爲晉軍渡河到一半時，他們就來一個攔河截擊，晉軍不就馬上垮台了嗎？於是苻融立刻下達命令，要部隊向後撤退。

命令傳下去以後，部隊就開始撤退了，士兵們只曉得長官要他們「向後轉，開步走。」

並不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和爲什麼要撤退。正當撤退的時候，朱序和他的同志們忽然在隊伍中大聲叫起來：「秦軍敗退了！秦軍敗退了！」這樣一來，部隊立刻騷動起來，大家都信以爲真的拚命奔逃，擁擠爭軋，互相殘踏，任何人都沒法喝止下來。

就在這時候，晉軍渡過河來，追殺秦兵。苻堅的弟弟騎着馬在人羣中東西奔跑，想把奔逃中的部隊喝止下來，可是誰都是顧自己逃命，沒有一個人睬他，而且反把他的馬擠倒，從馬上摔下來的苻融，就被晉軍一刀結果了性命。

秦軍就這樣一路丟鎗棄甲地亡命奔逃，甚至把風聲和鶴的叫聲都當作追兵，他們不敢休息，不敢吃飯，日以繼夜地只管逃命。等到苻堅在洛陽收拾殘餘的時候，百萬大軍，已只剩十多萬殘兵敗將了。

朱序和他的同志們都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他們都是這次戰爭中的功臣，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功臣。由於這次戰爭的勝利，南部中國才避免了遭受異族的侵略。

這次戰爭在歷史上叫做「淝水之戰」。中國人民抵抗外族侵略的英勇精神，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崇高品質，在淮河兩岸留下了這樣光榮的一頁。

「淝水之戰」以後的一千五百多年，淮河兩岸，又發生了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規模戰